

近代史資料文庫

第五卷

庄建平 主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近代史資料文庫

第五卷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目 录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	牛剑秋	1
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	王庆成 辑校	4
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 辑校	7
洪天贵福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 辑校	27
洪仁政、黄文英供词·····	王庆成 辑校	40
太平天国资料辑·····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48
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	夏春涛 译	91
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选译)·····	夏春涛 译	132
英国收藏的有关近代中国的部分文献资料选 ·····	王庆成 整理	170
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	〔日〕小島晋治 提供	204
日意格 1864 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	夏春涛 译	211
中国通讯(1866—1867) ——亨利·絮贝尔旅华散记 ·····	〔法〕亨利·絮贝尔 袁树仁 译	260
上海人民请太平军进军苏沪的文书资料·····		311
己酉被水纪闻·····	姚 济	314
苟全近录·····	姚 济	319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 斋	341
守南昌广饶记·····	林福祥	388

蕪湖笔记	佚名	395
劫余小记	臧毅	423
总理巡防事宜处奏报		
——太平天国北伐新史料	谢兴尧供稿	435
太平军攻怀庆实录	田桂林	460
复生录	陈思伯	482
戴经堂日钞(节录)	黄辅辰	499
畿辅平贼纪略	佚名	527
凤山笔记	黄崇惺	531
被掳纪略	刀口余生	550
乱后记所记(节录)	李召棠	565
备志纪年(摘录)	张宿煌	576
藹青诗草(选录)	邹树荣	585
庚癸纪略	倦圃野老	597
鳧闻日记	汤氏辑	628
从征隙驹集	程希孟	699
锡金团练始末记	华翼纶	751
庚申年陈墓镇记略	陆云标	764
嘉善庚申纪事	王庆成整理	773
辛壬琐记	柯超	799
辛壬寇纪	叶蒸云	824
辛壬脞录	佚名	847
思痛录	陈才芳著 刘观丰整理	861
佚名日记(节录)	佚名	892
归德府军务探报	姜麓	895

# 太平天国翼殿官属印模跋

牛剑秋

太平天国真忠报国福天侯汪福泰 宽10公分 长19.5公分

翼殿军功丞相吴图记 宽6.1公分 长8.1公分

翼殿右拾仆射图记 宽5.6公分 长8.2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右仆射 宽10.3公分 长20.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戊班右仆射 宽10.4公分 长21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前土师巨帅 宽10.4公分 长20.4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前策应军仁师巨帅 宽10.1公分 长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锐旅指挥 宽8.6公分 长16.2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副参戎 宽9.3公分 长18.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中土师中旅参戎 宽9.4公分 长18.9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粮廩局中厅正尹 宽9.6公分 长18.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饷库局前厅副尹 宽9.5公分 长18.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户部租赋科检校 宽9.6公分 长19.7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吏部记录科检校 宽9.4公分 长18.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销磺尹 宽9.4公分 长18.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礼师饷库司 宽8.5公分 长16.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右雄征军仁师油盐司 宽8.2公分 长16.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甲班右拾指使 宽9.9公分 长19.6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右拾指使 宽10.1公分 长19.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壹指使 宽9.9公分 长20.3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叁指使 宽10.2公分 长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丙班左柒指使 宽10公分 长20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乙班左柒承宣 宽11.1公分 长21.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戊班左叁承宣 宽10.8公分 长21.5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刑部监牢 宽9.4公分 长18.8公分  
太平天国翼殿左掌门 宽9.4公分 长18.5公分

以上印模二十六幅，是1863年（同治二年四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被俘后，解成都受审时所缴的官印。那时我曾祖父雪樵公（名树梅，清道光辛丑科进士）任四川按察使，审结此案后，因奏报时须拓附印模，便另拓一册存书笥中。后经我叔父芮青公认为有关太平天国史料，装裱珍藏。前年我乡土改时遗失了，又经我多方访问，一年以后，才从我村一个农妇手中赎回，现归甘肃省博物馆。

翼王之印，当时未获，据我曾祖父手记云：“石达开之印，亦系长方真书，长裁尺六寸，宽约四寸，曾于所获放伪官执照中见之。”核与清人张德坚纂辑的《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卷六《伪印》一章内所载：“翼王印长六寸二分，阔三寸一分”。约略相同。又按《贼情汇纂》（以下简称《汇纂》）载：“伪王皆金印”。则翼王之印，当系金质，惜已不存。

查《汇纂·伪朝内官》一章所载：翼王官属自丞相尚书而下，数近二千。远征时又另定新官制，其员额当更增多。但这次所获官印，仅此二十六方。大约在战争残败之余，官属印信，多数遗失。民间即有获得的都畏祸销毁。而这寄存臬库的二十六方官印，以后也没有发现过。我想蜀地潮湿，存储日久，木印易于霉朽，到辛亥年清理臬库时，已湮没无存，也是可能的事。所以近年出版有关太平天国文献和史料的各书籍，皆未载此项官印。我认为这寥寥二十六幅印模，不仅可以考得翼王远征时的新官制，并且足补近代治太平天国史料各著述的缺漏。

按印模中，军功丞相吴和右拾仆射二印，系图记，四边镌亚字花纹，中衔宋字真书。其余二十四印两边都镌云龙，中间空行列衔，宋字真书。列姓的有军功丞相吴，姓名俱列的有福天侯汪福泰，军功丞相吴已无法查考其名，而汪福泰的爵衔姓名，近人所纂太平天国王侯各表，亦未列入。

查《汇纂》载太平天国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等官正副、又正副丞相若干人。又有恩赏丞相、平胡丞相，在外则称殿前丞相，而军功丞相一名称则仅见于此。此与右雄征军的番号和巨帅、参戎、副参戎、正尹、副尹等官职，当是翼王远征时新军制及新官制中的官名。

按各印列衔皆系翼殿，惟福天侯汪福泰印无此二字，想因侯爵受封于天王，汪福泰虽然协同翼王远征，却非翼殿僚属，这一印模和《汇纂》所载“伪侯印字皆单行，然必系以姓名。如……太平天国真忠报国佐天侯陈承谔之类”。印文恰相符合。但是汪氏的籍历和结局，如今也无从查考了。

又《汇纂·伪朝内官》载：翼王“所属六部尚书每部一人，承宣二十四人，仆射十六人，左右掌门二人，左右指使二人”。但是六部尚书印未缴获，而承宣仆射指使各印系衔，又分甲乙丙戊诸班，左右列序，其员额较在天京时增多，亦可推知。据此足以考见远征时新官制的一部分，和翼殿僚属额数的增加到若干倍。

关于太平天国史料我知道的很少，况且这二十六幅印模也不可能表明翼殿官制的全部，不过就各家刊布的太平天国文献和史料中，参考互证，草成此篇，附于印模之后，以当跋尾。

（选自《近代史资料》总 13 号）

# 李世贤部闽南活动文书

王庆成 辑校

**说明：**天京失守后，侍王李世贤等部在江西、福建、广东继续斗争。以下两篇文书，是利王朱兴隆及所部在福建云霄等处活动的往来信件。英国档案馆藏抄件。第二件“兄兴隆”三字与“列王义德”、“天将宋”并列，而无发信人。我判断“兄兴隆”一行之后脱抄“书致”二字，即这是一件利王朱兴隆给义德、宋北斗的信。

小弟黄廷水、义德、宋北斗、巢哥富同跪禀报利王千岁千千岁殿下，为乞恩救援，以安疆土，并请宝安事。

敬禀者：兵有联络之势，则往来接应，斯不至有疏虞之弊。诚思云霄乃漳州与平和犄角之区，弟等据守此地，实于我军关系不少矣。奈云霄城南有蒲尾张姓，甚是冥顽，纠集土匪数千，并有诏安残妖三千余，日夜到城，四面攻击，实为猖獗。弟等亦曾激厉官兵，屡次奋勇剿杀，特以弟处兵力稍寡，久战力疲，势难相下，实恐有不测之虞。是以恳求殿下大开救援之恩，克日亲统大兵，前来救援，扫灭残兵，则弟等阖城官兵感受深恩无穷也。肃此具禀，伏祈青照。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 兄兴隆【书致】

列王义德家贤弟等青及：  
天将宋

缘于十三日接阅弟等来文，均已得悉。但是弟等计取城池来情，原系广开疆土，乃思理所当然。惟见前接待王谕复，经抄录前来，想弟等得阅其情。兄于日前曾发委带兵至大溪札下，以好互相联络。詎料遇彼诏安妖匪追回，将卡撤至大峰住札。不意有当地顽民，擅敢暗串游平残妖，同来侵犯我卡，杀我兄弟十余名。经兄随即统兵赴彼，将该不化之民，概已诛杀。现西门离城二十里，系游平交界，该处残妖筑就坭垅三穴，不时窜至黄田窥探。且北门各姓，亦屯有妖匪万余，经兄发兵至彼，杀匪不少，余孽逃散。刻下暂为平静。并有东门前置就水圩十余个，均系恃圩不顺，愚心难化。兄统兵业将该圩打开数个，其余尚迷未顺，刻下还要出兵攻剿，使其惧威则已。

至于弟等进取来由，正合我意。兄当即传齐各队将官酌议，奈何各将面求，俱称冬令已深，诸多不便。兄亦揣思平和原本云霄境隘后道，岂可疏忽。且观侍王谕内一切情形，弟等亦必深鉴。依兄愚见，进取之事，不若权宜停缓，但恐入深地，后无接应，如之奈何！且探得官溪有妖至此把守，且我大军数万之众，安能轻动？必须漫算决胜之策，再图后计可耳。

专祈裁量，并询近佳！

另于十八日接弟等复文，欣悉一切捷音，足赖众官兵踊跃及弟等鸿韬广略，诛灭妖匪数万，并兄发精兵几千，兵由大溪而来，振扬声势。想兄处亦在征剿东门残匪，谅弟处自必整齐队伍，似此些须残孽，难逃弟等妙谋，定必易于扑灭。后如弟处再有何事，行文

前来，兄当发兵夹剿，是所望宽心可耳。

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 月 日后复。

(选自《近代史资料》总 92 号)

# 洪仁玕亲书自述、诗句

王庆成 辑校

**说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被俘后，清江西巡抚沈葆楨曾上奏朝廷，请示“应如何办理之处”，随奏呈送了“各该逆节次供词暨洪仁玕亲笔供单同所作诗句并签驳李秀成口供原本”给军机处备核。“各该逆”指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沈葆楨同日又另折奏称俘获幼天王洪天贵福，审讯后，随奏“将臣及南昌府许本塘所讯供词并护解委员沿途收其自写笔迹咨送军机处备核”。可见以洪仁玕而言，他留下的有节次供词、亲笔供单、诗句和对李秀成供词的签驳。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主编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二《太平天国》八册，其中第二册“诸王自述”章有“洪仁玕自述”一篇，注称据《逸经》第20期刊出，而其最初的源头是一册南昌胡氏旧藏的清刻本，其中收有洪仁玕、洪天贵福、洪仁政、黄文英四人供词各一篇（据张秀民、王会庵编《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及各该王自述编注）。这是洪仁玕牺牲后百年间人们仅见的一篇供词。至60年代，萧一山先生出版其新著《清代通史》，于卷下第一编中收录了洪仁玕、洪天贵福的一些为《太平天国》所不载的供词，云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原件。萧先生的书使我们对洪仁玕、对太平天国增加了不少了解。但读者未窥全貌，不无遗憾。1994年1月，我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陈三井所长之邀，在台访问研究一个月，使我有机会获见了沈葆楨奏中提到的洪仁玕、洪天贵福等人的各种材料。这是我那次访问在学术上最主要的收获。我现在能够将这些

珍贵的历史文献请《近代史资料》刊出以提供给同行研究，除了萧先生的书的指引之功外，要深切感谢台北的近史所和“故宫博物院”给予的便利，感谢林满红、魏秀梅、庄吉发诸教授给予的帮助。

就洪仁玕的供词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实藏七件。他被俘后，先在席宝田军营有一件“问供”，一件“亲供”。被解送到江西首府南昌后，在南昌府有三件“问供”。随后由沈葆楨提讯，有一次供词。这六件文献中在席营的“亲供”，原题签“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可知原系亲笔。沈葆楨提讯的一次供词，原题签“本部院提讯逆首供”。此篇多次称“老天王”、“小天王”，对他们多有称美之词，叙事用语、口气，都似亲笔自述而经清方抄录者。洪仁玕、洪仁政等在南昌府讯问时答问、清吏笔录，都标称“问供”，都改易了语气，自称“小的”。而沈葆楨衙门的这次供词，文字与前不同，它可能是一篇洪仁玕自己写而经清吏抄录的供词。

除以上六件外，还藏有一件亲笔书写的供词，即胡氏旧藏清刻本中的那一件，也就是《逸经》和《太平天国》中的那一件的原本。原件上未注明写于何地，但文末有“廿七日亲供”五字。这五个字应为清吏所写，廿七日也应是清方所用历法的廿七日。洪仁玕于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被俘，时为太平天国历甲子年八月廿七日。如果该廿七日是天历的廿七日，则这五个字应是洪仁玕所写，但笔迹与正文不一，他也不大可能自写“亲供”二字。而且，天历八月廿七日即清历九月初九日及稍后，洪仁玕均在席宝田军营，他在席营已留下了一则问供，一篇三四千字的“亲书供词”，不会再有另一篇几千字的亲供。洪仁玕于清历十月廿五日就义，他在狱中经过的廿七日只有清历九月廿七日，九月廿七日他已在南昌府：他在南昌府的首次问供作于九月廿七日，第二、三次问供作于九月廿八日。根据这些情况，这篇不著地点的亲笔供词，应写于南昌，时为九月廿七日。这篇亲供虽然已几次发表，但以传播最广的《太平天国》刊本与原稿对照，错字、脱字、衍字等达五十余处之多，其中颇有损害原意之处。

亲供原稿自称“本藩”，提到天王、幼天王、主、上帝等处，都空格或提行出格，在在显示了他站在天国大臣的立场。这是今天唯一存有原稿的洪仁玕亲书供词，现特据原稿重行刊出：保留原空格格式，括注原稿勾去但可看清的字句。但各篇自述均酌予分段标点，以利阅读。

这些供词作于不同的日期和地点，所述之事有重复，但似各有侧重，合起来看，它们提供了关于太平天国、关于洪秀全等的许多珍奇史料。当然，它们不是在正常环境中的正常写作，欠准确处自所难免，如他于戊午年离香港去天京。误写作己未年，甲子年重阳日为天历八月廿七日，而清吏录供误为八月廿九日。这些，读者必能自行注意。附带说明，起义者被俘后的供词，在1949年革命后的新中国，每以自传、自述等词称之。其实“供词”一词，从我国辞书对“供”字释为“受审者的陈述”来看，是一个中性词。本篇题解对这两个词都予使用。

洪仁玕被俘就义前所写诗句，过去虽未发现原件，但简又文先生早已介绍过1865年《北华捷报》的英译本。后来萧一山先生在《清代通史》下编中发表过原文，但抄录有错字（或是排版错误）。我过去对英译本、抄录本作过考订，获见原迹，自然更觉可贵。这是洪仁玕亲笔所写的大义凛然的绝命诗。诗末自书“廿七日仁玕”。我判断是被俘当日向席宝田表明“无颜偷生片刻”后所写。今亦刊印原诗，与读者共享。

## 洪仁玕自述(一)

### 在席宝田军营(1)一问供

问据洪仁玕供：身是广东花县人，年四十九岁，系洪秀全的兄弟，封开朝精忠军师干王。今年由湖州保幼天王从湖坊分股走泸溪，出新城，一路只剩得五六千余人，合昭王统下共有万余人。行

到古岭杨家牌地方，大兵追到，我军失利被擒，求速杀。若要细说根由，请给纸笔另供。所供是实。

### 在席宝田军营(2)—亲书供词

(原题“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

甲子年重阳日在豫(按：应作“赣”)省广昌邑南失利，被红顶陈营官擒获受鞫，适有降卒二名证予是干王。并在途次多有被掳男妇老少亦一见而知我是干王，但不敢称呼，暗自垂泪而已。间有低言劝予改装，又有失言竟称我为千岁者。予心忖之，谅难隐讳，转念一经直认，必不能生存保主，何以仰副老天王重托、幼主圣意？辗转之间，不胜悲泪，况此刻又有证之者，乃直言不讳。而陈营官即令手下以绳索束手缚，给言要我捉出天王，即行释放，且赏银一千两，保以红顶云云。予泣曰：劝主投诚，非人臣事君之道，况言捉乎？况吾身为天潢王弟，当今幼主王叔，开朝精忠军师总掌内外军国大政，何能如此受辱？事到如今，要杀即杀，毋能辱也。陈营官见我不屈，乃虚礼欢容，请我上坐。予直斥曰：既以束缚待君子，又以虚礼请坐，何诈伪乎？

遂传令解到席大人麾下，予直当中朝外坐下。该陈营官入内禀知。有顷，席大人出见，以礼待之。予曰：足见麾下大人大量超出众人，能以君子待君子，吾今死得明白矣。遂解缚起身，亦以礼相待。席大人曰：今捉一人，不肯认为祐王，予既杀之，徒死不得其名，不如尔直认为善。予答曰：非欲沽名，惟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而已。吾前在广德州时，众同寅共扶幼天王同来，吾长子亦到，有贺之者曰：殿下之嗣君亦到，足见千岁鸿福，实属非常之喜事。予斥之曰：吾所喜者，喜其奉主前来，倘主不到，虽来吾必怒之矣！此是伊之分内事也，何足为贺乎？吾今直认为天朝王爵大臣，止知为臣本分，不知他人如何自处也。况前岁面受老天王遗诏赞襄内外，云：朕爱弟文才，博览各邦，通

达天文风土，弟当注述六部则例及各事有益者，后当尽心辅助幼主，无忘朕命，钦此。予即跪谢圣恩，奏云：弟果有用，固当扶我主，亦当扶幼主，况弟今年四十有余，倘得天佑遐龄，必鞠躬尽瘁，求主宽心，勿令弟心如焚也。今忆前诏，言犹在耳，忽负遗命，致失幼主所在，不能追随保护，抚心自问，无以对我老天王，实为罪耳，何敢卖主求荣乎！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我臣节，无遗憾也。

予自少读书，粗知春秋大义。前者吾天王于三十一岁即留须发，游幸天下，与予筹划大计，欲先定南京为开基根本，倚长江之势，握镇江之咽喉，控安庆之上游，先取南七省，次征川陕而东，则大事成矣。殊于癸丑定鼎后，并守镇江、安庆，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及至己未九年，予因七旬又二老母逝世，为子道终，始进天京，以尽臣道弟道。三月十三日到京，封干天福，继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另赐龙章凤诏一道曰：朕意诏干胞知之，敬爷敬哥总无空，老父大兄锡光荣，得到天堂享天福，福子福孙福无穷。朕念胞为朕受辱者屡矣，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诚为板荡忠臣家军师，可为万世法，但报胞以干天府王爵，子孙世袭，永远光荣，胞其靖共尔位，毋忘朕命，钦哉。但因初□□□□□□自恃扶主之功，不服爵居其上，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予见众将中唯陈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旨准封为英王，诏明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众心翕然懍遵，俱服节制。于天王万寿前，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而忠王即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未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

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由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勿忘可也。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一处兵马撤去。予曰：若撤此二路，兵去，则一线之路既断，江北之粮不能进京，其势必急迫，若请安省英王之兵去，又恐安省有急，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足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懍遵十字而行也。即行备办缨帽号衣，伪装敌兵模样，一路前行，不曾走漏。直至杭州城门，地方官出迎，言某官老爷败兵回城，众亦信为实。及近城门，众欲动手抢马，遂觉而闭城门。不能直进，乃掘地堠而入，城中大乱而散，唯内城死守不下。谅京围之兵既撤，遂约攻湖州之侍王返旆解京，以烟火为号。英王由太平关取上河头关而下，侍王攻燕子山背而入，忠王剿淳化镇下路一带。于庚申三月二十六日，遂大解京围，会议进取之策。英王求解安省之围，侍王议取福建，唯忠王执遵吾之前议，进取苏常，然后分兵进取



江之南北，两路直到湖北会归。议定奏主，果如所议。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

我天主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輿历数物理，必能和酌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辛酉十一年，各王据守疆土，擅支粮饷，招兵自固，图升大爵，致调点不灵，安省少援。正月初一日，奉诏招兵渡江，又蒙诏交尊王刘庆汉统往黄梅、广济，以解安围，予奉旨回朝掌政。冬月，安省失守本章触怒天王，革去军师、总裁、王爵，旋念各爵方命缓援，论罪降级有差，升复予之原爵，不复军师，以昭炯戒。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瞞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惟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乃蒙我天王诏予偕恤王洪仁政、赖王赖桂芳、誉王李安邦四人出京，催兵解围。癸亥年十一月十六日出京，到无锡、常州，与护王陈坤书、然王陈时永会议，并文催金坛、句、溧、宜兴、广德、湖州等处，令侍王、堵王等除守土外，由太平关下攻头关而丹阳、句容，即由石埠桥取下关，先得水路以通运漕，京粮有资。彼曾九虽守雨花台等处，谅亦无妨。殊侍王因溧阳内变，宜兴亦变，堵王因乌镇内变，遂隔断杭嘉，牵制肘腋，不能援京。而丹阳不肯□□□□□欲下攻江阴、无锡，取足兵粮，乘胜援京，虽杀死洋鬼